

文 學 小 叢 刊

三十 年

李 健 吾

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文學小叢刊第一集

十
三
年

李
健
吾

文 學 小 叢 刊

第 一 集

十 三 年

* 定 價 國 幣 三 角 *

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四 月

初 版

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九 月

再 版

著 作 者

李 健 吾

編 輯 者

巴 金

發 行 人

吳 文 林

發 行 所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上 海 山 西 路 慈 豐 里

* 版 權 所 有 不 許 翻 印 *

十三年(獨幕劇)

A Melodrama

未經作者許可，不得排演。

人物：

黃天利 在偵緝隊服務。

向慧女士 從事祕密工作。

歐明 從事祕密工作。

地點：

北平。

時代：

若干年前。

景：

一間平平常常的屋子。從右牆到後牆擺着一排整潔的書架，有五六個之多，每一排架上書

書和雜誌並不多，擺得却非常凌亂。報紙到處都是。後牆書架的盡頭，是一張長方書桌。桌燈以爲一書架，應有盡有。書桌背面向外的斜角，對着一張沙發椅子。另外一張沙發椅子，在右牆末一個書架（上面放着一座無線電）前面，旁邊有一張小几，放着茶具煙具。書桌正面對着一張轉椅。在後牆和左牆之間，是一個字紙籠。靠着左牆是一張長方小桌，上面也是文具紙張，還有一架桌機。小桌過去，有一個衣帽架，掛着一件夾女大衣。往前是門。春天一個下午，五點鐘左右。

向慧女十坐在轉椅上，低頭寫着什麼東西。桌機忽然響了起來。她扔下鋼筆，跑到小桌前面，拿起耳機。

向 喂！喂！（鈴總在響。）喂！喂！（鈴不響了。）你是誰？什麼？不好啦！趕快逃！什麼？（急）什麼？說呀！沒有聲音了！（搖動耳機。）一點也不響了！多怪事！

〔她站着發楞。〕

〔她奔到書桌前面打開抽屜，預備翻揀重要的文件。〕

「有人叩門。」

「她把文件重新裝進抽屜，急忙跑來拿起大衣。然後，定了定神，她一壁穿大衣，一壁退向右牆末一個書架。忽然她瞥見書桌上面方才寫的東西，跑過去抄在手心，擦進大衣口袋。她重新跑向右牆末一個書架。」

「但是門推開，有人進來了。這是黃天利。」

黃（站在門口，鞠躬。）對不住，向小姐。我以為裏頭沒有人，所以就斗膽進來了。（觀

察。）你預備出門？

向（遲疑。）是的。

黃（向前。）你一定要原諒我，向小姐。我打攪了你。讓我來幫你把大衣穿上。

向 謝謝你。我會穿。

黃 那就好了。我是看見你對着我出神，忘了穿大衣，所以才敢說那句話的。向小姐住在這兒嗎？（不見回答。）不會的。這不像一間繡房——女人的臥室。怎麼！你才接

電話來的！(走近小桌)可不是，真對不住你，向小姐。(鞠躬)我打攪了你接電話，你接好了，我在一旁沒有關係的。

向 謝謝你，我用不着接。

黃 (拿起扔在桌上的耳機)怎麼壞了！

向 壞了。

黃 有人剪斷了電話線！

向 (向前)你怎麼知道？

黃 (指着耳機)這裏面一點聲音也沒有，跟一個死東西一樣。奇怪！剪線做什麼呢？

向 我也正在納悶。

黃 那麼，你方才接電話來的？(不見答理)說着話，線忽然斷了，是不是？

向 我奇怪你是什麼人，這樣來來回回地問我。

黃 (賠罪)你得原諒我，向小姐。我不過隨便問問，一點沒有要你回答的意思。回答

不回答，完全在你。

向 你先生貴姓？找誰來的？

黃 這半天我就沒有想到通名報姓，實在是糊塗。你得原諒我，向小姐。我姓黃，叫做天利。

向 （毫無印象。）噢！黃先生找誰嗎？

黃 我來看看這兒的主人，看樣子，他不在家。向小姐也是看他來的，是不是？

向 （點頭）是的。

黃 你跟他是老朋友，我想。你方才要脫大衣等他來的，不是嗎？你一定曉得他馬上就要回來。要是可以的話，我陪你一同等他回來。

向 我不曉得他回不回來。我方才是穿大衣，不是脫大衣，你弄錯了。

黃 這麼說來，你早就在這兒等了半天了。我們一同坐下來等等，怎麼樣？（信步踱到書桌前面。）就算你陪我，可不可以？（拿起鋼筆。）你方才寫字來的。鋼筆尖兒上

的墨水還沒有全乾掉。(尋覓)奇怪!

向 (手放在大衣口袋上面)你找什麼?

黃 我找你寫的那張紙。墨水瓶子還沒有蓋，鋼筆尖兒也沒有乾，單單就是寫的那張紙不見了。(同身看見字紙籠)也許你扔到這裏頭了。是的，我就常常有這種情形。(走出來)等朋友老等不來，不耐煩了，一看時候不早了，於是寫兩句話留給他，打算走了。不過，人就是這樣子。話寫好了，那口怨氣消了，覺得又有時候等下去了。於是圍了寫好的紙條子，決定等下去了。可是——就是有一點說不過去，你怎麼又要穿大衣走呢?

向 (不耐煩起來)那是我的事，沒有告訴你的必要。

黃 你得原諒我，向小姐。我就喜歡說東道西地聊天兒。(坐向書桌旁邊的沙發)椅子還算舒服。你不坐下來嗎，向小姐?

向 不了，謝謝你。(走向門口。忽然)你怎麼曉得我姓向?

黃 你不是向慧向小姐？

向 是的。你怎麼知道的？我不記得告訴過你，也不記得在什麼地方見過你。

黃 我這人有點兒怪氣，你得承認。

向 不單只怪氣——

黃 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你有心說我討厭。其實，我曉得你叫什麼，還有比這簡單的嗎？

你跟屋子主人是朋友，我跟屋子主人也是朋友，自然我就知道你了。

向 歐先生沒有你這樣的朋友。我沒有聽他說起過。

黃 我們是今天下午才相識的。

向 歐先生沒有理由把我告訴你的。

黃 （微笑。）你就那麼信得過他？

向 是的，絕不會。

黃 可是，你在這兒，明明是他告訴我的，



向（追問）他告訴你我在這兒的？這麼說來，你不是找他，是特意找我來的？

黃（啞口無言）呵！

向要是你來看我的話，黃——你姓黃，不對嗎？黃先生，請你把來意說明白，只要我能夠幫你忙，我一定幫你忙。

黃自然，你得幫我忙。

向請說好了。

黃（站起來，趨前）我方才說從歐先生那兒知道你的，其實一點也不對。讓我告訴你實話罷。前天晚晌，北京飯店舉行化裝跳舞會，你也參加來的，是不是？

向（詫異）是的。難道你也參加來的？

黃（點頭）我也參加來的。你進門的時候，還有兩三位朋友，裏面也有歐先生，你們說說笑笑，沒有看見我，其實我那時就在大廳右手一根柱子旁邊坐着。看見你，我覺得面熟，彷彿在什麼地方見過，一時却又想不起來。等你們把大衣和帽子交給

茶房，走開了以後，我就過去問那個茶房，曉不曉得你的姓名。他說你常來這兒跳舞。有五個月了，每逢星期六，你一定帶着一兩個朋友來，不過，停不上一兩個鐘頭，你就走了。人家把你稱做向小姐。

向 這茶房可真不得了，簡直跟在堂上招口供一樣，把我的底全抖出來了。

黃（搖頭）一點也不精明。警方說，你的來歷他就不清楚。你的名子還是我另外打聽出來的。

向 什麼地方打聽出來的？

黃 這太容易了。（走向門那邊）一個人只要留心一個人，過不了幾天工夫，就會連他身上有幾顆肉痣子都數得清清楚楚的。——（回過身子）對不住，我這句話太粗了。我是說，你不關心我，所以你覺得我曉得你的名姓是樁怪事。其實在我這方面，再自然沒有。警方說，你走出北京飯店的時候，我不會老遠跟着你，跟到你住家的門口嗎？你常常坐的那輛洋車，只要我跟他搭上一兩句閒話，不就多曉得你一

點行動嗎？警方說，記住了你住家的那條胡同跟門牌，第二天早晨等你出去了，我就過去敲門，敲出看門的老頭子，拿我一張片子問他：「這兒可住着一個姓向的？」他當然說：「是的，有姓向的。你找那一個？」我就隨便說一個名字，警方說，「向淑蘭，有沒有？」他一定回說：「沒有這人。」我就假裝納悶的神氣，說：「這可怪了，怎麼會沒有呢？她明明告訴我住在這兒來的。」老頭子看我發愁，一定會問我：「你找的是男人，是女人？」我心想有門路了，趕緊說：「是個女的，年紀不過二十六七歲，」自然啦，我就拿你的身臉給他仔細描說一遍。聽完我的形容，不用說，門房老頭子就該叫喚了，「呵！你說了半天原來是說向慧呀！」（停住）怎麼樣？不挺自自然然的嗎？

向（怪有興趣的）聽到我的名子，你又怎麼辦呢？

黃 這分兩層看。（倚住書桌旁的沙發扶手）一個是我願意你知道我拜訪你，一個是我不願意你知道。（站起）警方說，願意你知道，我就接下去對那老頭子講：「對

了！對了！向淑蘭就是向慧。她在家嗎？「當然你不會在家的。我還不就揚長走了。譬方說，不願意你知道，我就搖搖頭，接着他的話講：『不對！不是一個人！向淑蘭就是向淑蘭。我不認識你們小姐。對不起。』（停住。）你看，不挺在情在理嗎？」

向 你這個人可怕得很！（忽然）對不起，我走了。（走向門口。）

黃 你不等他了？

向 等誰？

黃 等歐先生。你不是在這兒等着他來嗎？

向 我不等了。他老不來，我還有別的事要做。

黃 可是，向小姐，你就把我一個人留在這兒嗎？

向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可以。你不是認識歐先生嗎？你跟他是朋友，我跟他也不過是朋友，我能夠一個人等，自然你也可以一個人等。

黃 你得原諒我，向小姐。你們是老交情。

向（擺脫自己。）我跟他也不過是汎汎的朋友，跳舞場相識的，有什麼交情！他約我到這兒玩玩。我總不肯來。你曉得，一個女孩子多喜歡玩，也不肯一個人到一個單身的男子那兒去的。

黃 爲什麼你一個人到他這兒來呢？

向 這就是我要說的呀！像我今天跑到他這兒來，也就是一陣子好奇，偶而路過他家門口，心一動，說不上什麼道理。我們女孩子做事向來沒有準頭兒的。其實他真要在家的話，我倒覺得沒有意思，有些窘了。（摸摸那個大衣口袋）對不起，我走了。看見他，你就說我來過了。（走向門口）還有，請你轉告他，說是電話自己壞了，不是我弄壞的。

黃（微笑。）向小姐，你有心想到這上頭，我就是不佩服你也得佩服你。你真要走嗎？真是走了。（一隻手插在大衣口袋，一隻手伸上來揚揚。）再見，黃先生。

黃（站着不動。）向小姐，不要走，我有一句話問你。